

《給我考零分》

摘自網路文章

有這樣一對父子，父親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，著名作家、畫家；兒子是哈佛大學碩士、波士頓 CitSep 音樂指導及劍橋 W11RBD 電臺製作主持人、作家。被視為傳奇的一對父子。然而，兒子在中學時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差生，他的考試卷上永遠是「C」。

這個父親叫劉墉；這個兒子叫劉軒。劉軒在為新書《叛逆年代》簽售的專訪時，講述了劉墉拜託他考零分的獨特家教故事。

他說：我在臺灣還沒讀完小學就跟著父親舉家搬遷到了美國。進入中學後，我開始叛逆。然後就變成了一個調皮、厭學、愛做白日夢，每天憧憬變成一個像舒馬赫那樣的賽車手，讓老師頭痛的孩子。所以，我的成績很糟糕，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，我的成績變成了雷打不動的「C」。

爸爸終於忍不住找我談話了，他要就我的學習成績與我展開討論，我的心情就開始不好了。他先衝著我意味深長地笑了笑，這個笑容在我看來很陰險。他對我說：「你的老師告訴我，你現在整天夢想著當舒馬赫那樣的賽車手，變得不愛學習了，對嗎？」「是的。」我感覺他的話裏有一些鄙視的成分，這是對一個 14 歲少年尊嚴的莫大侮辱，我有點挑釁地說：「舒馬赫是我的偶像，他像我這麼大時，成績也很糟糕，他還考過零分，現在不照樣當了世界頂級賽車手？」

爸爸突然爽朗地笑了起來：「他考了零分，當了賽車手。可是，你從來就沒有考過零分啊，每次都是「C」！」

他竟然笑話我沒有考過零分？我真的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。我發出低沉的聲音說：「那麼，你希望我考個零分給你看看嗎？」

他笑了：「好啊，你這個主意很不錯！那就讓我們打個賭吧，你要是考了零分，那麼以後你的學業一切自便，我絕不干涉；可是，你一天沒有考到零分，就必須服從我的管理，按照我的規定去好好學習。如何？」我們很認真地擊掌為盟，我在心裏已經開始竊笑不已了，我覺得自己遇到了一個天底下最可愛、也最愚蠢的父親。

「但是，既然是「考」，那就得遵守必要的考試規則：「試卷必須答完，不能一字不填交白卷，也不能留著題目不答，更不能離場逃脫，如果那樣的話即視為違約，好不好？」這還不簡單？我的心裏發出快樂的鳴叫，不假思索地答道：「沒有問題！」

發下試卷後，我快速地填好自己的名字，開始答卷。反正這些該死的試題我平時就有五分之三不會，考個零分不是什麼難題吧？可畢竟試題是按先易後難的原則出的，試題的難度不斷增加，甚至很陌生。但按照約定，我又不能空著不答，最後我只能硬著頭皮，像以往那樣亂蒙一通。

走出考場，我忽然發現自己手心裏竟然出了汗。我第一次感覺到，原來考零分也很難！我的心情開始沮喪，因為我覺得我極可能在亂蒙的時候蒙到了正確答案，如果那樣的話，我就考不了零分了。

試卷結果出來了，是可惡的「C」，而不是可愛的「0」！灰頭土臉地帶著試卷回家，劉墉笑咪咪地走過來，提醒我，「咱們可是有約在先哦，如果你沒有考到零分，你必須聽從我的指揮和安排。」我低下頭，暗罵自己不爭氣，竟然連個零分都考不到。

爸爸煞有其事地清了嗓子，說出了他對我的命令：「現在，我拜託你早一天考到零分，或者說，你近期的學習目標的向零分衝刺！哪一天考到了零分，哪一天你就獲得自由！」我差點以為我的耳朵壞掉了，或者差點以為他的腦子壞掉了，這樣的大好機會送到他手上，他竟然將我輕輕放過，並且無限制地給我發補救的機會？考零分比考 A，我覺得還是前者更容易一些。於是，我看到了一絲曙光。

很快又迎來了第二次考試……但結局還是一樣，又是「C」！第三次、第四次……我一次又一次地向零分衝刺。為了早日考到零分，我不由自主地開始努力學習。然後，我開始發現自己有把握做錯的題越來越多。換句話說，我會做的題越來越多。一年後，我成功地考到了第一個零分！

也就是說，試卷上所有的題目我都會做，每一題我都能判斷出哪個答案正確，哪個答案是錯誤的。爸爸那天很高興，親自下廚房做了一桌菜，端起酒杯大聲宣佈：「劉軒，祝賀你，終於考到了零分！」他衝著我眨眨眼，加了一句話：「有能力考到 A 的學生，才有本事考出零分。這個道理你現在應該已經知道，不過我是早就計畫好了，你被我耍了，哈哈……」

的確，我承認我被劉墉——我的爸爸耍了。在這個賭局中，其實我的一舉一動，都早已經在他的預料之中。可是，把考滿分的要求換成考零分，我就覺得容易接受得多，並且願意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努力。

真不知怎麼想的。後來，我考上了哈佛，正在讀博士。譯書、寫書，獲得音樂獎、表演獎，似乎在 18 歲以後，我就再也不去想做舒馬赫第二了。我覺得我完全可以做到劉軒第一。現在，我跟爸爸一起開了一個博客，主題是「兩代人對談的父子博客」。我很享受這種可以跟他推心置腹，發表不同見解的交流和溝通。